

人与自然

石楠花开

❁ 贾国勇

在我居住的郑州高新区，石楠是非常普通且常见的绿化植物，无论是街心花园还是行道树下的苗圃，大都种植有石楠。这里还有一条名叫石楠路的街道，不过石楠路上的石楠属于小乔木，和街心公园里的灌木石楠不一样，已经被人们培育成了“树”，笔直的树身，圆圆的树冠，犹如一柄高高大大的伞。既可以阻挡汽车行驶时带来的噪音，也可以给炎炎夏日下的行人荫凉，确实是是个用处广泛的绿化植物。

郑州大学新校区西南角的科学公园内有一片小乔木石楠林，树冠连接树冠形成了密不透风的树荫，成了人们夏季休闲的好去处。往石楠林深处走，脚下绿草如茵，长满了芨芨草、婆婆纳、苦苣菜等各种各样的野菜野草。几只蝉蛩趴在树枝上，载歌载子，连那些在树枝上跳来跳去的灰麻雀也懒得理睬。不过，春天石楠林却别有风韵，百花开放得风头最劲的时候，用一层层紫红色的嫩叶让石楠层林尽染，悄悄地孕育着一颗粒的花苞，待一场春雨过后，就洋洋洒洒地开放了。

石楠花香气馥郁，黏黏的，浓浓的，挥之不去，嗅之不及。犹如品味麝香之香，如果放在鼻翼下细闻时，散发出一股淡淡的臭味。雨后在石楠林内行走，脚下落满了石楠花细碎的花瓣，掩盖了青草的绿，给大地换上了一身素装。这个时候，最宜有凉爽的风吹来，石楠花那种浓郁的花香变成了幽雅的淡香，沁人肺腑，忍不住要长长地吸上一口气，让石楠花的幽雅之香充盈五脏六腑，瞬间飘飘然，恍然觉得身轻如羽。

小乔木石楠春季生长的嫩叶呈现出紫红色，人们还称石楠为水红树；因为其材质紧密，古时的文人雅士多用来做扇骨，所以被称为扇骨木。最让我感兴趣的是它还有一个“端正木”的别称：说是唐玄宗李隆基为避安禄山之乱沿蜀道入川避难，被漫山遍野的石楠花所感动，在秦岭之中勒住了鞍轡，走下了銮辇，欲封石楠为“端正木”，才有了后世文人大家杜甫风雅吟唱石楠意喻端正之风。 其实，在李隆基欲封石楠为“端正木”不久，就发生了马嵬驿事变，在护驾军士的逼迫下，只得亲手赐死了爱妃杨玉环。在我看来，所有的诗情画意只不过是历史长河中的声声扼腕唏嘘罢了。

李隆基在蜀道上看到的的大抵是和石楠路上的小乔木石楠相同，还有另一种灌木石楠也非常漂亮，往住种植在街心公园内，和低矮的冬青、女贞相杂为伍，和石楠路上的那些成“树”的小乔木石楠相比，要低矮得多，极不显眼，也不成气候。4月初的一天，我和夫人沿着化工路的辅道散步时，就遇到了一大片怒放的灌木石楠花。此时，海棠已败，樱花已落，街心公园里紫叶李梢头已经挂果，枇杷的果实开始泛黄，一些身着华丽羽装的鸟儿叽叽喳喳地叫着，跳来跃去地寻觅食物。就是在这样的静谧时刻，那一片石楠花映入我的眼中：花团锦簇，密密麻麻，犹如一团团的雪堆积在枝头。和煦的春风吹了过来，一团团淡淡的香，如浓雾般在鼻翼间萦绕。有时，则像一群群播撒香气的精灵在周围飘逸，摇曳着那一团团的石楠花，花香时而若有若无，时而若隐若现，飘忽不定。一时间就置身于石楠花花香的世界里了。

龙生九子，凤育九雏，各有不同的景象。石楠也分为很多的品种，也有着不同的灿烂。

灯下漫笔

茶香里的乡愁

❁ 李人庆

安坐家中，将野外采回的茵陈、黄黄苗择好洗净，取几棵放入杯中，冲上沸水，随着杯中的热气袅袅升腾，茶水开始变得澄明碧绿，空气里顿时氤氲起清新浓郁、沁人心脾的“茶香”，恍惚中，就像是又回到了故乡的田野，走在了那弯弯的乡间小路。

提起“茶”，人们很容易想起南方，想起美丽的采茶姑娘，纤纤素手轻摘，那种软玉温香就像是被茶叶吸入叶脉之中。老家在豫西山区，属伏牛山系，原本是不产茶的，但生活在这片土地，从小对“茶”这个字眼却不陌生。

老家的茶，习惯上被称作“凉茶”。“凉茶”的原材料在老家漫山遍野都是，一年四季都有。它可以是竹叶、柳枝，也可以是黄黄苗、夏枯草、茅草根，抑或是连翘、薄荷、金银花、半枝莲……可以熬，也可以沏，可以单独使用，也可以混合搭配。

茶圣陆羽说，“茶者，南方之嘉木也”。故乡的茶是粗犷的，甚至可以说是卑微的，但它汲取日月精华、天地灵气，在田间，在地头，在沟渠的边缘，在河边的滩涂，或是在农家的房前屋后，它都可以自由生长，生长期不需要任何的人工管理，使用时也不用人为的加工，天然，质朴，堪称是山水的精灵。伏牛山是野生植物的世界，也是野生中药材的家园。一场春雨过后，泥土之上，无论是田垄里，还是山坡

上、小河边，野草恣意生长，野花遍地开放，一副随心所欲的样子。那些野草、野花儿，说不定哪一种就是一味中草药，既能当菜，又能入药。它们曾在困难时期喂养了村民羸弱的身躯，也是农村人医疾防病、健身强体的重要保障。像茵陈、黄黄苗、水芹菜、地丁、鱼腥草……遇到头疼脑热、长疮出疔，村民们要么足不出户，在家里找出平时风干的“茶叶”，要么就到房前屋后的田埂上、沟渠边随手薅上一把水芹菜，剃上一撮鱼腥草，刨上几棵黄黄苗……熬汤喝下，不出三碗，药到病除。而这些看似平常的中草药，一年四季就成了乡亲们清热解渴的“凉茶”，甘冽爽口，败毒祛火。

那个时候的夏天，母亲每天早上和中午做饭前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到屋檐下拽下一把挂在椽头上风干的二花秧、夏枯草、竹叶什么的，放在一个搪瓷盆里，等到锅里的水烧开后就就一瓢一瓢地舀进盆里，很快茶水就开始变得橙黄明亮起来，一盆“凉茶”也就沏好了，想喝的时候就用碗舀了喝。如果是下天干活，就会把盆里的茶水倒进一个陶罐提到地头，倒了，累了，搬起陶罐“咕嘟嘟”倒出一碗，一饮而尽，那种淡淡的芳香和清凉让人劳累顿消，浑身舒畅。

冬天的时候，也是要喝的。但不再是用大锅大盆，很多的时候是直接

把黄黄苗、半枝莲、鱼腥草、竹叶、薄荷之类的放进茶缸倒上开水泡着喝，抑或是用铁锅熬了喝。那些内敛、含蓄的植物，看似普通，却隐藏着生命的奥秘，看似平淡无奇的茎叶花果，却能浸泡出一碗碗甘冽爽口的汤液，既是“凉茶”，又是顽疾“克星”，就像娇小柔弱的金银花能消灭热毒疮疖、开着紫花扎根地下的水参能活血祛瘀和防治血栓一样，防治结合，疗愈身心，是农家四季之必备。

当然，这么多的“凉茶”原料，采摘也是分时节令气的。正月的茵陈，三月的连翘、黄黄苗……最集中、让人记忆最深的该是每年端午节的早上。天不亮，人们就早早起来了，那个时候，不仅要趁太阳没有升起去村旁的山涧沟壑割回带着露珠的艾草，还要摘金银花、割二花秧、薅夏枯草，再采些竹叶、柳枝、半枝莲、猫猫眼儿之类的“凉茶”。走在五月清晨的山路上，嗅着朦胧晓寐的爽朗空气，那种“零露漙漙”“清扬婉兮”的诗情便融入少年的心中，直到今天，挥之不去。采回的那些金银花、夏枯草、竹叶、柳枝之类的会被母亲吊挂在厨房门顶的屋檐下，就成了那个年代农村人一个夏季乃至全年的“茶叶”了。每当夏日初临、冬雪飘落，记忆里的那碗“凉茶”就会一次次走进我的梦境，一次次搅动我思乡的愁绪。

新书架

《工作的意义：从史前到未来的人类变革》

❁ 董 齐

在人类历史上95%的时间里，我们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将工作置于近乎主宰的位置。人类从何时开始工作的？人与工作的关系发生过哪些改变？人被当作生产力工具投入经济增长，又是怎样形成的？

为了回答这些问题，剑桥大学的人类学家詹姆斯·苏兹曼绘制了一幅宏大的工作简史。从地球上生命的起源，一直到智能化的人类未来，挑战了关于工作变革与人类进化的一些深刻的假设。他融合了人类学、进化生物学、物理学、经济学和社会学等多学科知识，表明虽然我们费尽心力通过工作寻找快乐的意义和目的，

但是早在原始社会，我们的祖先就已经过上了工作时长远少于现在但是足够充裕且闲暇的生活。当代社会将人物化为工具，鼓励持续工作以满足经济的无限增长，究其原因，就在于稀缺经济学的引导。人们担忧资源稀缺，因而勤奋工作变得重要，人也变得越来越忙碌。

这本书通过工作的棱镜，展示了一部变革性的人类新历史，从地球上生命的起源一直讲到智能化未来。它是一次有趣的探索，挑战了我们对于工作意义的基本假设。如果我们了解过去人类是如何利用时间的，那么就有望在未来做出更加明智的选择。

明，来年晋文公清明节带领大臣前来祭祀时，发现被大火烧死的柳树死而复生。后来民间渐渐盛行清明节祭祀祖先，追思先人，寄托哀思，教育后代传承良好家风，同时借清明阳气上升枯柳重生之际插柳栽杨造福子孙。新中国成立后，为了纪念为国捐躯的英雄，各地建了烈士陵园，学校和单位，也会在清明节祭奠英烈，缅怀他们的丰功伟绩，铭记党的历史，接受革命传统教育。当然，清明节的习俗还有很多，各地略有不同，有踏青郊游、放风筝、吃青团、荡秋千等，无论哪一种，都传承了一种文化，那就是中华文明的祭祀文化，抒发人们尊敬敬宗、继志述事的道德情怀。

清明不仅是节日，也是二十四节气之一，“清明前后，种瓜点豆”是在提醒人们，天气暖了，此时开始播种，种子需要的阳光水分最为合适，要不违农时，抓紧时间进行播种前的准备，此时，田地里，运粪的，整地的，到处是忙碌的人群，大家都抖擞起精神，播撒着希望，盼望着丰收的喜悦。

聊斋网品

话说清明

❁ 王凤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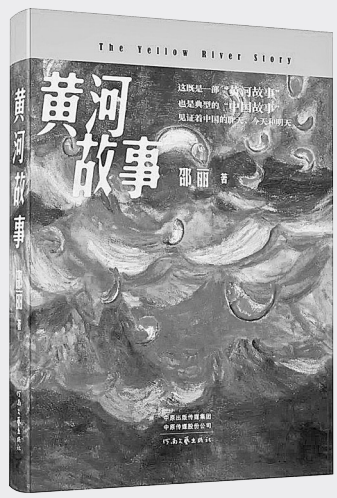
担起养活大家庭的重任。他一辈子省吃俭用，用微薄的工资侍奉父母，照顾弟妹，供养他的几个儿女读大学，在那个落后的小村子，许多家长督促孩子早日打工挣钱，我的父亲却坚持鼓励我们读书上进。父亲的一生是正直的，他做了多年的区劳动局长，却没有运用手中的权力安排一个子女亲属。父亲的教育是严厉的，他常常督促我们要与人为善，洁身自好，努力进取。而当我们一个个毕业参加工作后，他却积劳成疾，过早离开了我们。子欲养而亲不待，我们还没来得及报答父亲，那种痛到彻骨的不舍和无奈，让我至今仍无法释怀，我想用思念穿透黄土，让天堂的鸿雁捎

去对父亲深深的祝福。

清明节的习俗是一种传承。

清明纪念祖先与寒食节有关。据传，春秋晋国公子在流亡途中又累又饿站立不起，周围荒无人烟无任何可食之物，大臣介子推割下自己大腿的肉煮了汤救了公子的命。后来重耳当了国君重赏随臣时却忘了介子推，介子推背着老母到绵山隐居，重耳找不到他放火烧山，但大火熄灭后却见介子推和老母已经坐在大柳树下死去，只在树洞里留下一片衣襟，上写“割肉奉君尽丹心，但愿主公常清明”。为纪念介子推，晋文公下令将这一天定为寒食节，在这一天禁忌烟火，只吃寒食，并把寒食节的后一天定为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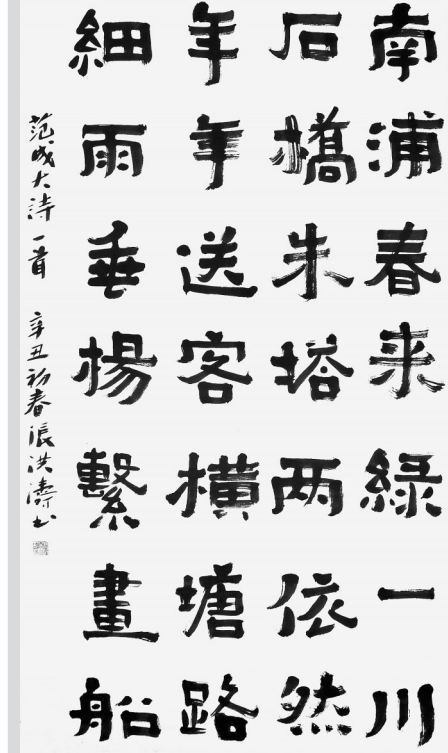
连载



最近几年过春节，深圳都是这种阴不阴、晴不晴温不温的天气，好像对过年有着深刻的意见，好像对过年有着深刻的意见，非要闹情绪似的，让人一天到晚心里堵得像是塞满东西的屋子。我百无聊赖，睡得晚，起得也晚。那天早上起来下一楼，看见母亲和妹妹还坐在客厅里有一搭没

一搭地说话。昨天是阴历二十四。二十四，扫房子。打扫屋子时拿下来的全家福照片被母亲拿在手中擦拭。从侧面看起来，她像一架木雕。她侧脸，干而硬，又爱穿黑衣服。两只树根一样的手拿着相框，让人有一种咯得慌的感觉。她就是这样，以自己的形象、语言和作为，始终与世界拉开距离，我觉得至少是以这姿态与我拉开距离。

我没理她们，把面包片从冰箱里拿出来放进吐司炉里，然后拿了一只马克杯去接咖啡，自己随便弄点东西胡乱吃吃。每天早上我起得晚，而我母亲和妹妹总是6点多起床，7点多就吃完早饭了。她们俩还保留着内地的生活习惯，早睡早起。当止是把内地的生活习惯带到了深圳，我看她们是把郑州带到了深圳，煮馒头，喝胡辣汤，吃水煎包，擀面条，熬稀饭，而且顿顿离不开醋和大蒜。怪不得河南人到哪里都容易形成河南村。她们搬到深圳这些年了，除了在小区附近转转，连深圳的著名景点都没看完。当然，对于我母亲来



横塘(书法) 张洪涛

知味

半野春蔬

❁ 宋 扬

作家张洁在《挖荠菜》中，开头便是一句：“我对荠菜，有着一特殊的感情……”

特殊年代，人们吃不饱肚子，野菜救荒遂成一段沉痛而温暖的记忆。而今，城市高楼林立，哪里去寻野菜的踪迹呢？

春日好风光，有桃花红，梨花白，菜花黄。周末踏青的我们突然发现，小城湿地公园附近竟出现了一大块荒弃的菜园。菜园尽头，建筑工人正紧锣密鼓施工打围——大概，这里将有新的大厦拔起。像是发现新大陆一样，我们赶紧加快脚步朝田野深处走去。

油菜籽在此生生落落。地上，青油菜东一根西一窝发了芽，挺了秆，开了花。仔细找，一些肥嘟嘟的油菜芽儿还未来得及开花，一掐，鲜嫩有汁。

杂草太深了，不定睛细看，断然不会有新的惊喜——草丛中，野葱、香菜匍匐于地。它们似乎知道自己并没有机会出现在菜市场，叶绿根壮不是它们的追求，它们也无意与杂草争夺阳光、雨露和养料。但是，它们根扎得深，韧劲十足。

冬寒菜、青油菜，我们很快收获了两大捆。回家路上，野葱、藿香、香菜之大野异香依然顽强穿越车后备厢的缝隙隐隐而来。

绕道专程去菜市场，买回几条鲫鱼。入野葱、精盐、料酒码鱼片刻。开火，烧菜籽油略煎，捞出鱼，底油炒香豆瓣酱、泡菜、泡海椒，掺水，烧开后下鱼软熟。鱼熟装盘。汤中勾薄芡，下野葱与藿香，再烧开后，倒出汤汁淋鱼身。红的是油，白的是葱，绿的是藿香，看着养眼。

老父牙齿不太好，我们把青油菜又择选一次。留下的胖而嫩，根根都是精华。菜籽油烧得滚烫，撒几粒干辣椒和干花椒爆香，翻入青油菜急火猛炒，只搁少许盐。初尝，微微带苦已倾心。细品，回味带甜，更得苦尽甘来之小确幸。

凉拌香菜也不复杂。苦苣菜先生们在《菜园小记》中的描写——“茼蒿在散发脉脉的香气”，我算是领略到了。茼蒿就是香菜。洗过香菜的盆是香的，装过香菜的竹筛是香的。用刀一断，香菜之香汹涌而至，铺天盖地，整个厨房都是香的。以精盐、生抽、芝麻油、白砂糖现拌现吃，根根脆，口口香。香菜宜吃生，腌久即塌，风味大失。

当晚的餐桌上，红烧的、清炒的、凉拌的，都是来自那块荒地上的“野菜”。我们一番饕餐，连平时挑食的孩子也敞开肚皮，直呼“好吃！好吃！”

这些“野菜”，其实超市里都能买到，严格而言，他们算不得真正的野菜，但些“半野春蔬”为什么那么诱人呢？思来想去，我算是明白了：它们是我们一根一根从土里掐回来的，菜里有我们的劳动之苦，有我们一家人踏春的天伦之乐，更有我们离开家乡后对土地的怀念。

“别。你先问一下你弟弟，看他要不要。”她跟我说话从来就不容分说，“再一个说了，我老了也得有个挺尸的地方吧？”

“好。”我嘴上答应着，心里却暗自好笑。我弟弟又不在郑州，也很少回郑州住，他在郑州买个房子干什么呢？我的眼睛像透视镜一样，对她那点小心思门儿清。她是想让我把那房子留下来，却又不肯说，她在我面前是需要维持尊严的。而对于我来说，根本不缺那一两百万元，我是故意说卖房子的事给她听。既然她不开口讲出来，我就没必要让她过于遂心如意。

“还有，”她停下手里的活儿，用右手食指摸了一会儿下巴，然后重重地敲打着桌面，严肃地看着我和妹妹，“你们姐弟几个商量商量，让你这个孙那过来挪过去终究也不是个办法。不行的话，在黄河北邙山给他买块墓地安葬了算啦！人不就是这回事儿！不！土就不算安葬。你爸死几十年没安葬，他不闹腾才怪！我看，还是入土为安！”